

中国翻译家译丛

查良铮

译

唐璜

Don Juan

[下]

[英国] 拜伦◎著
查良铮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ERS HOUSE

中国翻译家译丛

查良铮^译

唐璜

Don Juan

[下]

[英国] 拜伦◎著

查良铮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七章^①

—

哦,爱情和荣誉!可望而不可即,
为何尽在空中盘旋,而不见下来?
这北极的天空中没有一颗流星
能比你们更缥缈,飞逝得更快!
被拴在寒冷的地面,我们郁郁地
仰望你们给生之途程投以光彩;
只见你们光怪陆离,变幻无常,
以后就抛下我们在冰雪的路上。

二

正和它们一样,我这篇凑韵的诗
也是变幻无定,说不出一个名堂,
好似踩着韵脚的北极光,掠过了
一片冰雪的荒原。呵,在这个地方,
如有真知识会叫人自哀自叹,
但若是这一切好笑呢,我希望

① 关于第七、八章,拜伦在1822年8月8日致摩尔函中写道:“这两章包括了伊斯迈围攻战的全部细节(有如第二章包括海上风暴的全部细节一样),对那些捞大油水的屠夫和雇佣军极尽讽刺……有鉴于当前哲学与专制的冲突,有必要对这类事和这些家伙断然提出挑战。我知道这是以卵击石,但战斗必须进行,它终必有益于人类,不管对冒险战斗的个人是怎样。”

那不算什么罪过；因为我想探悉
一切究竟是什么，如若不是做戏？

三

人们攻击我——请想想：我！您目前
这篇诗的作者！——不知怎的，说我
意图嘲弄人类的良知和德性，
以及诸如此类的可怕的罪过；
而且用的语言非常粗暴，天哪！
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想干什么！
我所写的，都可见于但丁的诗歌，
不出所罗门^①和塞万提斯^②的著作；

四

诸如斯威夫特^③、马基亚维^④、费内隆^⑤、
罗什弗科^⑥、蒂洛生^⑦、路德^⑧、柏拉图、
卢梭^⑨、韦斯雷^⑩等等名哲和先贤，
谁不是在宣告：人生贱如粪土。
事实如此，这怪不得他们，当然也

-
- ① 所罗门，纪元前 10 世纪以色列国王，以智慧著称。《圣经》中的《传道书》和《雅歌》据说是他所作。
- ② 塞万提斯（1547—1616），西班牙作家，著有讽刺骑士游侠的小说《堂·吉珂德》。
- ③ 蒋内散·斯威夫特（1667—1745），英国讽刺作家，著有《格利弗游记》等。
- ④ 尼科罗·马基亚维（1469—1527），意大利作家，著有《论君主》，倡导政治手腕和阴谋。他的名字已成为冷酷、狡猾和阴险的同义词。
- ⑤ 弗朗西瓦·费内隆（1651—1715），法国作家，所著《泰雷马克》是一本讽喻小说，在 18 世纪颇为流行。
- ⑥ 弗朗西瓦·拉·罗什弗科（1613—1680），法国作家，著有《道德格言集》。
- ⑦ 约翰·蒂洛生（1630—1694），英国主教，著有讲道文。
- ⑧ 马丁·路德（1483—1546），基督教新教的创始者，著有宗教的颂神诗。
- ⑨ 卢梭（1712—1778），法国作家，著有《社会契约》，其政治思想对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。文学作品有《忏悔录》，《新爱洛绮丝》等。
- ⑩ 约翰·韦斯雷（1103—1191），英国教士，著有颂神诗及日记等。

怪不了我；我倒不想自充凯图^①
或戴奥金尼^②：人都是活一阵，死掉，
至于哪个好，您也不比我更知道。

五

苏格拉底^③说过：我们惟一的知识
是“知道我们无知”；这真是一种
可喜的学问！它把古今的圣贤，
连未来的也在内，都贬为冬烘。
牛顿^④总该是学术界的泰斗吧，
虽然迭有发明，呜呼！竟也宣称：
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孩子
在真理的海洋之滨拣着石子。

六

《传道书》^⑤上说得好：“一切皆虚空”，
而今教士所传的也不过是这些，
甚至更身体力行，以示其贯彻
基督之道。总之，迟早人会悟解；
既然圣徒、先贤、教士和诗人
都已指明这是个虚空的世界，

① 马可·凯图，见第六章七节注。他号称监察官，生活简朴，克制欲望，谢绝逸乐。他的名字成为道德严峻的禁欲主义者的代称。

② 戴奥金尼（纪元前 412—前 327），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，传说他抛弃一切物质享受，住在一桶中。

③ 苏格拉底（纪元前 469—前 399），希腊哲学家，柏拉图的老师，因传授哲学被控以渎神，被判饮毒鸩而死。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即以他为主讲者。

④ 艾赛克·牛顿（1642—1727），英国物理学家，创力学规律和“万有引力”论。据说他在死前的片刻说：“我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看我；不过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我只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，有时找到一个较光滑的石子或较美丽的贝壳以自娱，而真理的大海洋完全未经探索地呈现在我面前。”

⑤ 《传道书》，见本章三节注。其中宣传统治阶级的唯心思想：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；万物都有定时，劳禄无益等。

难道惟有我,为了怕惹起纷争,
独不敢揭示人生是四大皆空?

七

诸君或诸犬呵!——我说犬其实是
抬举了你们——狗比你们好得多;
不管你们是否能读到这篇诗,
我要勾出你们的嘴脸的轮廓。
正如月亮不因豺狼对她嗥叫
而止步,缪斯也不会在她的诗国
为你们而减色——所以,尽请狂吠!
她仍要对你们的幽窟洒下光辉。

八

呵,“残酷的爱情和诡谲的战争”^①,
诗人怎么说的,我已不太记得,
但不管如何,它和事实倒相符;
两者我都歌唱,但我先要攻破
一座坚守得轰轰烈烈的名城,
俄军正从水陆两面朝它开火。
攻城是由苏瓦洛夫^②元帅指挥,
他嗜好血,有如郡长爱吸骨髓。

① “残酷的爱情和诡谲的战争”,这里拜伦故意将英国诗人斯本塞(1552—1599)《仙后》中的一句诗
“我要歌唱的是残酷的战争和诡谲的爱情”中的形容词倒换了位置。

② 苏瓦洛夫,见第五章十五节注。他于1790年11月30日开始进攻伊斯迈,其兵力约27000人。以下攻城细节多取自《新俄罗斯史》。

九

那座名城是土耳其的伊斯迈，
它位于多瑙河左支流的左岸，
城中的建筑颇富于东方风味，
但它还是以头等要塞而名传，
至少过去如此，以后也许被夷平——
因为征服者常常是这么闹着玩；
它距离海洋有八十俄里之遥，
有三千呎的围墙把它环抱。

—○

就在这城堡的围墙内，在左方，
沿山坡建有一片中古的市邑，
它是最高点，可以俯瞰到全城，
而根据一个希腊人的聪明设计
环绕它插有许多直立的木桩；
所以如此设置，是为了有助于
敌人的炮火，同时对于守城者
却碍手碍脚，不易向敌人开火。

——

这位再世的沃班^①的天才如何，
由这一设计也可以大致想到；
但护城河却挖得像海一样深，
那城垛高得叫你不愿去上吊；

① 沃班(1633—1707)，法国军事工程师，善于筑堡垒。

还有些地方设计得也很粗心：

没有掩蔽的隧道，没有前卫堡
(请原谅我把工程的名词搬用)，
哪怕向人指点一下“此路不通”。

一二

有一座由窄道沟通的菱形堡，
墙壁像一般的头盖骨那么薄，
两座炮台：一座是隐蔽的，另一座
筑在平台上，很像圣·乔治城堡；
它们虎视眈眈，守望着多瑙河岸。
在城右边，还有二十二尊大炮
一字排开，看来好不杀气腾腾，
居高临下，对准着来犯的骑兵。

一三

但这座城沿河岸却没有防御，
因为土耳其人怎样也不相信
俄国的船只会从水上来侵犯；
而一旦他们看到敌人的海军
确实来了，那时已经措手不及。
但多瑙河徒涉起来未免太深，
他们一面望着莫斯科的舰队，
一面只好高呼“真主！”求主保卫。



一四

俄国人正摩拳擦掌,准备进攻。

哦,战争与光荣的女神!你叫我怎样拼写那每个哥萨克的姓名?

因为论起战功,谁不是名声赫赫?唉,他们哪一点不使人追念不已!

连阿喀琉斯的嗜杀都大为逊色,怎比得这新兴的文明的民族!——他们一切都好,只是名字太难读。

一五

但我还是要提提名,哪怕仅为了增加悦耳的声音^①:有死撞金诺夫,

① 这一节和下两节所列举的俄国姓氏,有些是拜伦故意加以丑化使之显得可笑的。

斯丑康诺夫,麦克诺,塞基·洛沃,
阿斯纽,兹其沙科夫,罗古诺夫,
朝肯诺夫,和什么十二音的名字,
如果我去翻公报,我还可以举出
更多一些;但“名声”,那个荡女人,
不但会吹喇叭,也能辨识声音,

一六

她的故事无法把那一长串杂音
(尽管在莫斯科是了不起的名姓)
排成韵律;但也有几个值得一书,
有如对处女值得敲敲婚礼的钟;
而且那声音也柔和,宜于拉长调,
可供大臣拖长时间的演说之用:
字尾总是“伊思什思金”,“奥斯思金”,
“奥斯基”等等,我们只需再加进

一七

罗沙穆斯基,舍马托夫,克里玛托夫,
科克洛夫蒂,科克罗斯基,雷马托夫,
穆斯金·普斯金:这全是睥睨敌人、
一剑就刺穿皮肉的雄赳赳的武夫,
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穆罕谟德
或大法官,只要你为他们的铜鼓
剥下皮来便罢,特别是当鼓皮涨价,
而又没有更便当的材料可用的话。

一八

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，
虽说国籍不同，倒全是自愿投效，
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
或王冠，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，
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，
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。
其中有些精力充沛的小伙子，
十六个姓汤姆生，十九个姓史密斯。

一九

姓汤姆生的，一名杰克，一名彼尔，
其余的都仿照那名诗人^①，叫吉米，
我不知道他们有无徽章或顶盔，
但有了诗人作教父，也足够神气。
有三个史密斯叫彼得，那其中
有一个智勇双全，最精于剑击，
他后来在哈里法克斯乡下很出名^②，
虽然现在跟着鞑靼人^③当兵。

① “名诗人，叫吉米”，指英国诗人詹姆斯·汤姆生(1700—1748)，著有《四季歌》。詹姆斯可简称吉米。

② “他后来在哈里法克斯乡下很出名”，戏指乔治·科尔曼于1818年出版的滑稽剧《爱情嘲笑锁匠》中的一支歌，其中说到有一个史密斯上尉：

住在哈里法克斯乡下时，
勇敢的上尉引诱了一个少女，
以后少女用袜带上了吊，
这事情就发生在礼拜一。

③ 鞑靼人，在十九世纪，西欧常指俄国人为鞑靼人(有半开化之意)。

二〇

其余的都叫杰克呵,威尔呵,彼尔呵,

如果我再添一句:那年长的一位
杰克·史密斯出生在坎伯兰山中,

他的父亲是个好铁匠,那我就对
这占有战报三行的一个名字作了

尽我所知的报道:他真死得无愧:
为了攻占摩尔达维亚的一座荒村,
他倒下了,在一张公报上永垂英名。

二一

我当然是歌颂战神的,但也有时

不免怀疑在公报上留一个名姓,
是否能补偿肉体里的一颗子弹?

我希望这小小的疑问不致构成
什么大罪;因为,虽然我微不足道,

但似乎有个莎士比亚在古戏中^①
就把这类思想按在角色的嘴里,
而谁要征引一下都显得很俏皮。

二二

还有法国人,都是又年轻,又风流——

不过,呵呀,像我这样爱国情殷,
怎能把高卢人^②的名字拿来宣扬?

① “莎士比亚在古戏中”,指莎士比亚的悲剧《哈姆雷特》,其中有一段话是:“我羞愧地看到两万人面临死亡,他们受到幻想和声誉的勾引,便走入坟墓,好似走上床一样。”

② 高卢人,即法国人。法国古称高卢。

我宁可漫天撒谎,也不愿把真情
吐露一个字。因为在这儿说实话
就是叛国,而叛贼之流岂不可憎?
用英文提到法国人,只应该表示
和平使约翰·牛^①对他们更加不齿。

二三

俄国人在伊斯迈附近的岛上
筑起两座炮台,抱着两个目标:
其一是轰击全城,把公共建筑
和老百姓的住房通通轰掉,
不管有多少灵魂受到灾祸;
确实,是这城池的形状指引了
这种做法的,它像半圆的戏院,
每座房子恰好面对一颗炮弹。

二四

第二个目标是趁城里的军民
惊惶失措时,坐待渔人之利,
土耳其海军就在不远的港口
静静停泊着,正好加以突袭;
可能还有一个动机,就是要把
敌人吓得投降,于是万事大吉;
战士们有时都有这种傻想头,
除非爱死拼活拼的,像只猎狗。

^① 约翰·牛,英国的绰号。

二五

这种想头实在不太好，因为它
总是把对手低估了：低估别人
本来处处可见，但在此却成了
齐齐兹科夫和史密斯致死之因；
唉，那十九个史密斯又少了一个，
刚才我们还用这“小伙子”押过韵；
幸而叫史密斯的老爷太太很多，
也许史密斯祖先是亚当也难说。

二六

俄国人的炮台修筑得太仓促，
因此不很完善；正如同样的原因
会使诗歌的韵律不整，叫朗曼
和约翰·莫瑞^①两位老板满面愁云，
假如新书不能够飞快地脱手，
使老板的算盘打得不够开心，
结果也会误了大事（在传奇中，
这有时叫“杀戮”，有时叫做“光荣”）。

二七

这是否该怪罪他们的工程师
无能或粗心？这我倒不想多问；
或者由于承包商揩油太多了，
在杀人的货色上宁可骗得狠，

① 朗曼、莫瑞，这两人是著名的书商。后者出版了本诗的前五章。

借此积下一点阴功？无论如何

这新起的炮台一点也不稳准；
不是射不中，就是自己躲不开，
结果使伤亡名册厚了一大块。

二八

由于计算距离有可悲的偏差，
俄国海军行动起来不免糊涂，
三只纵火船还没有到达位置，
便已失去了它们可爱的用途；
火绳点得太早了，眼看着失事，
谁也抢救不了这粗鲁的错误；
三只船在河心爆炸，而土耳其人
尽管天已大亮，还是睡得安稳。

二九

他们在七点钟起身，观察到了
俄国的舰队正在朝他们行进；
到九点钟，它还是长驱直入地
越逼越近，直到离城不及百呎，
战船就在那儿开始发出排炮，
当然也受到连本带利的回敬，——
对方射过来枪弹，炮弹，葡萄弹，
可以说是各式各样，大小俱全。

三〇

舰队承受着土耳其人的炮火
足有六小时之久；陆上的炮台

也帮助作战,而且都射得准确,
但他们终于发见:炮火的灾害
并不能逼使守城的敌人投降,
于是发出信号立即撤退下来。
一只战舰着了火,另一只浅搁
在堡垒附近,作了土军的俘虏。

三一

穆斯林方面也损失了人和船,
可是,一旦看到敌人撤退下去,
他们的敢死队便乘了船尾随,
给俄国人一场重火力的追击;
他们还想上岸去夹攻,但结果
并不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如意:
达马斯伯爵^①杀得他们好痛快,
一张公报登的全是这一次屠宰。

三二

史家在此表示:“假如我能记述
俄国人在这一天成就的一切,
我想,恐怕即使我写上几卷书
也难以书尽他们的丰功伟业。”^②
因此他略过不谈,却掉转笔花
写了几个从异邦投效的人杰:

① 达马斯伯爵(1765—1823),投效俄军的法国人,以后又帮助法国王室复辟。

② 本节前四行的引语取自卡斯特尔诺著的《新俄罗斯史》。

如黎涅王子^①，朗格隆^②和达马斯，
都是不愧于青史的伟大名字。

三三

但由此，也可以看到声名是什么。

因为对这三位骁勇的骑士，试问：
普通的读者有谁曾经臆想到

他们哪一个的存在？（也许至今
还活得好好的哩！）足见在声誉中

也是得碰运气，有幸与不幸之分。
确实，黎涅王子的一篇回忆录
算是为他稍稍揭开了遗忘之幕。

三四

但这儿确实有人在奋勇作战，
剽悍得不下于任何时代的英雄，
不过一旦埋进了战史的清单里，
就很少有人去发掘他们的名姓。
因此，连威名也不免受到压缩，
而且很早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。
我敢说，从我们现代的战报里，
你难得把其中的九个名字记起。

三五

总之，前面提到的那一次攻击

① 黎涅王子（1735—1814），出生于比利时，后任奥地利使臣赴俄国，被喀萨琳赏识，封为俄国元帅。他著有战争回忆录。

② 朗格隆伯爵（1763—1831），法国革命后投效俄军，由于有战功，以后任敖德萨省长。